

荆園進語

申涵光 著

中華書局

荆園進語序

易曰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不息者，進進不已之謂也。是以古賢豪之士，立言、立事、立節、立德，莫不各推其進進之功，以表見於當時，聲施於後世，而道德多成於晚年。漢、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諸儒，大略可攷已。吾乃今讀覺盟申先生進語，而深有感也。申氏閥閱世家，先生端慤公家嫡方，成童時，即恥貴介之習，岸然以古人自期。長而爲文制藝，以史註經，卽事明理，古文遡韓、柳、歐、蘇，而進奪史、遷之席。詩本諸性情，形爲歌咏，出入晉、魏、唐、宋諸名家，直接三百篇之遺響，而超明七子之上。海內皆知先生之進於詩文也。及時變代更，端慤忠節旌表，於是慨然有遺世棄物，高尚其事之志。是又進於清介自守，不屑天下之事，獨潔其身者。迨世不可棄，物不可遺，乃本其身經心得之餘，著爲接物處事之則。荆園小語一書，以之持身，以之教家，以之垂訓天下後世，不越人倫日用之常，而備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之法。是雖未及於得位行道，而孝友施於有政，其進於功業者大矣。至於晚年，超然覺名迹之累，憬然悟性命之真，篤意躬行實踐之事，力用省察克治之功，或因耳目睹記而發其真是，或因經史傳聞而抒其新得，要以明其志之所期，據其學之所至，日新又新，此進語之所以成也。進語者，進於小語也。顧自量精力尙強，祈更有進，未遽問世而大限告終，此書乃出，使天復假數年之算，其進甯可量乎？若先生者，庶幾乎自強不息者矣。嗚呼！錫與先生生同地，少同遊，長同社，老託婚姻，其文章氣節功業之日進，固皆耳而目之，獨宦遊三十載，學業荒落，

荆園進語

永年申涵光著

繇博文而約禮。繇下學而上達。是孔門一定之階級。終身馳騫於語言文字。是爲口耳之學。固屬無用。若吐棄一切。返照觀心。古今安有如是躡等欲速之法。徒自欺以欺人耳。

主頓悟之說者。嘗舉欲仁仁至之語爲證。不知此第言仁心不泯耳。若實實爲仁。尙有無數階級在。如人一想京師。京師便在眼前。若實實到京。必須束裝策騎。早行夜宿。受許多辛苦而後至也。

君子與小人鬪。小人必勝。在君子惟有守正以俟命而已。固不可懼禍而誤入小人之黨。亦不可恃爲君子而有與小人角勝之心。

士人要有岸然自命之氣。又有欲然若不足之心。

主靜不如主敬。敬自靜也。

良知卽性善也。陽明終日言良知。卻云無善無惡。何故。

素行難欺妻子。心事占諸夢寐。

道不過子臣弟友。尋常日用如布帛菽粟。一日離他不得。有一種言之可聽而無裨實用者。總無關於有無。故曰可離非道也。

今人言天理。未有不知其爲善者。性卽理也。性善又何疑。

魯齋生於金章宗大安元年。河北沒於金數代矣。後人過爲苛論。何哉。

楊慈湖靜坐返觀。時時有得。象山鼓震窗櫺。豁然有悟。皆非虛言也。人嘗瞑心靜坐。自然別有一段光景。然於應人接物。卻無實際。在深山老衲。未爲不可。我輩五倫百行。事事不同。一處疎略。便有錯誤。如此虛光景。何能得力。

溫公云。性者。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。善與惡必兼有之。是故雖聖人不能無惡。雖愚人不能無善。其所受多少之間。則殊矣。善多而惡少者爲聖人。惡多而善少者爲愚人。善惡相半者爲中人。不學則善日消而惡日長。學焉則惡日消而善日滋。此論以學爲主。立意甚善。但云聖人亦有惡。則非也。聖人而有惡。何以云上智下愚不移乎。應云有善而無惡者。聖人也。善多而惡少者。賢人也。善惡相半者。中人也。惡多而善少者。愚人也。語方無弊。

魯齋云。人之自立。當斷於心。若實見得是。則決意爲之。不可因人言。以前卻而易其守。此爲游移者誠也。然先須明理。見得是非確然而後可。若誤以爲是而概拒人言。則是師心自用。未有不敗者。

士人服飾雖不可華美。然布衣草履亦須潔淨整飭。張子韶頭上巾幘。以疏布漬墨裏之。致墨汁流面。不太甚乎。若有意爲之。益怪矣。伊川曰。孟厚不治一室。亦何益。學不在此。假使灑掃得潔淨。莫更快人意否。子韶以時尙嚴刻。奏言理官活幾人者。與減磨勘。意則厚矣。而制未善也。若欲刑法平恕。第擇用長厚之

人自能平反無辜。刑無濫及。若拘以定數。必有故縱。以趨時者。大非法之平也。

四書五經集註。頒諸學宮。世世遵守。如一代之令甲法律。雖有智者不敢亂也。人品學術。古今如朱子者。幾人。竭一生之精力。經羣賢之參訂。始成此書。後之聖君賢相。又幾經參酌。而後用以式多士。乃人情厭舊。突爲新奇之說。鄙薄章句。視爲糟粕。甚且謂大學本無經傳。格物不必更補。即使其言果是。如國制何。生同文之世。守一王之法。奮其私智。變亂舊章。曰前者皆非。至我而正。則人人駭之矣。

從古無不讀書之聖賢。自心學之說行。而六經可廢矣。從古無不讀書之詩人。自竟陵之派盛。而空腸寡腹者。人人壇坫自命矣。

陸子之學。以究竟爲入門。

終日抄藥方而不能瘳一疾。終日寫路程而不能行一步。徒知無益也。

答賀宣三書云。六經所以治心也。傳註所以明經也。相沿不察。習爲訓詁之學。于是六經真糟粕矣。陸子一番提醒。返本歸源。自不可少。但立論太高。未免躡等在己。可以爲學。而于人難以爲教。上達以該下學。知至而后物格。工夫倒用。使後學無所持循。夏峰先生兼聽幷包。彌見其大。而非有偏重姚江之意。祭文中尙宜斟酌也。

我輩於釋子。第不溺其法足矣。使其人果醞靜可喜。猶勝於對俗士。而遂以大顛之往還。爲昌黎晚年詬病。何其甚也。

屈原慟宗國之喪亂。義不苟生。此正善於處死者。而後儒每議其過當。豈以浮沈爲正義耶。

子心無愧。此就明理者言之耳。若理有不明。固有應愧而不知愧者。不可謂心之所安便無錯誤。

畢竟先知後行。至於純熟。乃能合一。

朱子病革前四日。尙改誠意章集註。其虛心好學。至死不倦。而陽明以集註或間。乃中年未定之說。豈未之考耶。

李延平教人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。理學家奉爲不傳之秘。胡敬齋曰。既是未發。如何看得。只存養便是。此說較有的據。

明哲保身。只是不使此身陷于不義。後人誤以偷生遠禍當之。遂爲長樂老借口。

學不可偏。偏則虛實皆有弊。偏實之弊。執而不化。其究膠固迂闊。偏虛之弊。蕩而失檢。其究恣睢放肆。惟實以立基。虛以啓悟。斯爲善學耳。

入道非一途。或以誠。或以靜。或以敬。或以窮理致和。皆學也。行之不息。久久皆能有得。所謂及其成功一也。如適長安者。齊魯秦晉。不必一途。期于必至耳。若執己爲是。概以人爲非。則隘而私矣。

近日夏峯先生之教。隨人指點。未嘗自立名目。未嘗聚徒開講。所以終身無僞學之禍。

良知卽四端。致良知卽擴而充之。其說本孟子。最爲精確。但標爲名目。無事不歸于此。所以招世俗之議。朱陸之辨。各以所見相質。正良友相成之誼。但氣漸盛。語漸尖。初意漸失。便成水火。朱子曰。各尊所聞。行

所知足矣。無望其相同。此言是也。
爲人所狎與爲人所恨。皆已過也。

學者自然以朱子爲主。至于後來子靜一段議論。亦不可不知。若入手便學子靜。則茫無把柄矣。
學者最怕作怪。孔子一生平平常常。無一毫崖異。釣弋獵較。苟義理無害。不妨隨俗。邵子不服深衣。祭禮用楮錢。亦是此意。若故爲奇形怪狀。不近人情之事。以駭人耳目。非僻則奸。

人若少知自愛。豈有營營逐利。甘爲商賈之行。只心有所繫便是欲。便當極力克治。不然。恐流弊無窮。
陸子好自贊。是一病。

子路大勇。在喜聞過。所謂自勝之謂勇也。

橫渠乃二程表叔。講易京邸。從者甚衆。及聞二程至。徹座輟講。曰。向所與諸君語者。皆亂道。二程深明易理。吾不及也。虛心服善。卽此可觀所學。時遂以橫渠從學于二程。伊川力辨其妄。然受益處。想亦不少。
趙大洲母夢二比邱牽衣求棲。遂生大洲。及弟蒙吉。此事卽真。亦不宜載諸傳誌。蓋浮屠家好尊其教。謂吾儒之賢且貴者。皆其徒再生耳。而儒家亦每引其事以爲重。何也。

朱語有近陸者。陽明擇出以爲晚年定論。陸語亦有近朱者。但無人擇出耳。

天地閉藏。亦爲來年生物之本。閉藏不深。則生意不盛。是霜雪亦所以生物也。故學成而不露。德立而自晦。經貧苦患難而不憂慮。乃大用之器。皆有以養之故耳。

學則樂。君子無處非學。故無處非樂。造次顛沛。貧富患難。皆學也。故曰。無入而不自得焉。

楊慈湖。王龍溪之學。竦動一時。不轉瞬而議者蜂起。許魯齋。薛文清。愈久而人愈服。學者可以知所從矣。王三原之在明。猶宋之有溫公也。雖口不言學。而學者莫及焉。

陸學有擺脫敬字之意。不善持之。則流于無忌憚。

近世多呼迂闊者爲道學。道學而至迂闊。非善學者。本自可厭。闢道學者。詭詞苦辨。反若可喜。然可厭者。于人無害。而可喜者。流弊無窮。此卽馬伏波刻鵠畫虎之說也。

程子解格物。謂一草一木。須是察。此甚言處處留意耳。陽明幼時格竹之理。至於病。亦形容一草一木之言爲過也。程子又曰。或讀書講明義理。或論古今人物。別其是非。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。皆窮理也。此爲格物正論。而讀書明理尤爲要。

孝經不以命題。故世人鮮有讀者。因思五經四書。若非考試命題之故。束諸高閣矣。今雖自幼讀之。總爲名利之階。其返諸身心者。曠世而不遇焉。教化不明。變理義爲名利。可慨也夫。

求放心只是敬。

孟子開卷便極言好利之弊。已知此一事。乃千古病源。與仁義是正對頭。此關不破。雖終日言仁義。總無實用。况置仁義於不講乎。

朱子云。講論義理。只是大家商量。尋個是處。又云。義理天下之公。人之所見。有未能盡同者。正當虛心平

氣相與熟講而精究之。以歸于是。觀此則與陸子辨論本無成心。至云去短集長。不隨一邊。則未嘗不以己有所短。人者所長。折衷兩家。以求一是也。若陸子所論。則自是爲多耳。

朱子祭陸子靜文。序始異終合之故甚詳。服其降心以從善。而別紀云。聞子靜卒。歎云。可惜死一告子。何其相左也。

誅少正卯事。朱子疑爲齊魯陋儒所作。總之經傳所不載。如家語之類。亦不可盡信也。

正人用則風俗正。文體亦自正矣。今之譚治術者。動曰正文體。非探本之論也。

集註未定之先。宋人取士。以註疏爲主。而旁及諸家。如易則胡瑗、石介、歐陽修、王安石、邵雍、程頤、張載、呂大臨、楊時、書則劉敞、王安石、蘇軾、程頤、楊時、晁說之、葉夢得、吳拭、薛季宣、呂祖謙。詩則歐陽修、蘇轍、程頤、張載、呂大臨、春秋則啖助、趙匡、陸淳、孫明復、劉敞、程頤、胡安國。紛紛之說。安所適從。酌羣言而定一。是集註之功。真在萬世也。

子路喜聞過。固是喜其得聞而改。亦是喜有直諒之友。又喜人敢以過告。必已平日未嘗拒諫飾非故也。今試默自檢點。終日所行。那得無過。然不聞逆耳之言。過在友歟。抑己不能受言耶。真難以一朝安矣。士君子所至。使人人因我而樂。勿使人人因我而不樂。因我而樂。則視我如景星慶雲。因我而不樂。則視我如疾風苦雨。

五穀人人用之。終身不厭。以其味得中也。若味之稍奇者。此一人好之。彼一人未必好。一時雖好之。久亦

必厭矣。道理正如五穀，不中者必不庸也。

古不聞有避年號者，而姚元之因避開元，改名崇明，道乃宋仁宗年號，而當時竟以稱程子，俱不可解。按袁紹字本初，梁師亮字永微，皆以本朝年號爲字，古人不拘如此。

論性是學問大源頭，然用工夫卻是逆溯之法，候到者自明辨之。太早無益實事，故夫子之言不可得而聞也。

憎我者禍，讎我者死，皆當生悲憫心，有一毫慶幸之意，便於心術有傷。

觀心廣體胖及晬面盎背語，知養生乃學問之餘事，破得利字，方能入門，破得驕字，方能深造。

縱然惡積終身，一悔便是回頭，莫謂功成九仞，一驕便可墮地。

耕問奴，織問婢，但擇能耕織之奴婢，付之委任而責成功，不必條分縷晰，一一爲之告誡曰：如何耕，如何織也。朝廷之用人亦如是。

張果中致書夏峯，謂先生不宜時時與士大夫相見，其說甚正，然而惟先生無妨也。先生道統在身，以教爲任，雖冠蓋踵接于門，而澄之不清，撓之不濁，愈見其大耳。愚嘗謂先生如滄海，無所不包涵，我輩學人第如池魚盆草，若一清徹底，尚可把玩，稍雜泥滓，便難位置，蓋教之與學相去遠也。

聖學天、地、自然之理，日在目前，但人不潛心耳。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正是明明指人以學天，若此處略過，雖終日諄諄訓戒，亦自不悟，欲無言者，所以深于教也。

易卜筮之書也。有疑則占。乃占此一事之理。應如何耳。占是非。非占吉凶。而吉凶卽在是非之中也。橫渠拈一禱字爲教。極爲穩當。禮者兼內外而言。卽孔子之不踰矩也。彼徒言心學者。其流弊至於畸言詭行。以駭世俗。禮教蕩然。豈小失哉。

楊慈湖其言狂肆而不知所定。且極誣程子爲未明道。謂洗心正心非孔子之言。存心存神孟子乃誤認。此皆心學流弊之言也。而後人公然列之理學。何哉。

一國有一國元氣。一家有一家元氣。一身有一身元氣。元氣者。生氣也。能養生氣。則日趨于盛矣。無事作有事時警惕。有事如無事時鎮定。夏峯云。無事不可生事。有事不可怕事。至言也。

陽明云。發憤忘食。是聖人之志如此。樂以忘憂。聖人之道如此。恐不必云得不得也。夏峯云。聖人原無不得之時。愚按周公其有不合者。正是聖人之不得。幸而得之。方是聖人之得。似不必諱言不得也。

君子終身是樂。雖貧賤患難時。中有自得。畢竟憂他不倒。小人終身是憂。縱富貴已極後。患得患失。究竟樂亦非真。

程子見人有訾議先輩者。輒叱曰。且學他長處。此真長者之言。然辨論是非。與吹毛索瘢者。心術迥自不同。古人瑕瑜本不相掩。我雖素所服膺。豈可曲爲附和。反復辨論。期當於理。若有意定將古人說壞。則刻矣。

陽明云。聖人心如明鏡。只是一個明。則隨感而應。無物不照。然學者須要有明的工夫。此論本末完全。今

之學者。但致詳於所謂工夫。而一旦豁然。卽明也。照物之能。俟其自至而已。

好名者。只是勉強暫時。久之必然敗露。只能粉飾外面。背地使不及持。故先輩謂與好利者相去不遠。蓋沽名亦以爲利也。

求靜是初學收心之法。若只在靜上用工。久之習成驕惰。遇事便不可耐。孟子四十不動心。正是從人情物理。是非毀譽中磨鍊出來。到得無動非靜。乃真靜矣。

顏子簞食瓢飲。子路衣敝緼袍。聖門皆爲學問之驗。故取安飽無求。而惡夫惡衣惡食爲恥。看得衣食二項。原非小事。世人營營終日。大概爲此。若此處澹得去。纔可一心向道。

語云。改過貴勇。既有過。便當斬鋼截鐵。翻然改圖。尙恐過根潛伏。見獵心喜。陸子答傅子淵。過則速改之語。以爲微傷輕易。當慮其未能速改耳。非謂改過之忌速也。

縱是道成德立。小人終不可近。若自謂把柄在我。不妨兼舉竝包。必暗受其損而不覺。

古人云。擇禍莫若輕。愚謂擇福亦莫若輕。功名富貴無一件是我應得。故官寧居卑。財勿苟得。稍有遭際。常覺隳分。不安若已得。視爲固然。未得者日夕懸望。事事必欲勝人。則鑽營謀算。終身無息肩之日。而造物所忌。禍敗隨之矣。一部律是四書五經註解。

師道不立。最是末世之患。春秋若無孔子。三千弟子。其能自立者幾人哉。道之不明。前代容有異端駁雜。今并無此患。天下聰明才智之士。都被聲色貨利誘去。間有口中說道理者。究其心事。依舊在聲色貨利。

上。所以此道全然高闊。教化不與真不知所底止。

人遇逆境。無可奈何。而安之若命。固是見識超卓。然君子用力學。借困衡爲砥礪。不但順受而已。創業垂統。爲其可繼後世。子孫賢不肖。難以預必。能繼與不能繼。是有命焉。君子行事。只斤斤在道理中。盡其在我而已。即不必念及子孫。亦應如此。乃身無貽謀之善。而責望後人。或預爲意外之防。而多方設備。何其愚也。

治家之道。正身率下。威嚴爲主。易云。家人有嚴君焉。父母之謂也。言家長嚴正。則卑幼守法懷然。如治一國。嘻嘻終吝。不必有甚大惡。只一家嘻嘻。便是必敗之道。試想嘻嘻二字。是何規矩。是何氣象。

秦觀、李廌皆風流文士。當時所謂吳門四君子中二人也。朱子斥其浮誕佻輕。士類不齒。蓋亦憎蘇氏而波及之。然少年才雋之士。早當納諸繩墨。若風流自喜。其不陷于浮薄者寡矣。

智而多財。則損其智。愚而多財。則益其愚。是以財遺子孫者。皆所以害之也。嗚呼。自古及今。知之者幾人哉。

爲善得福。爲惡得禍。非鬼神因其善惡而報之。以禍福。蓋善者日趨于福之事。惡者日趨于禍之事。皆理所自致也。故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。

伊尹不遇成湯。終身莘野。孔明不遇昭烈。終身南陽。彼亟亟求自表見者。其事業概可知矣。知仁勇皆從敬出。

大概君子方嚴處多。至圓融變化。是德之成也。起處便學圓融不得。經書所載。皆古人親身經歷之事。留示後人。如前人行過底路程。向人一一指點。免得東求西問。若一概不省。任意自行。未有不錯者。縱使尋著正路。亦大費力。凡事惟適中者可久。

好學則老而不衰。可免好得之患。

學而不思則罔。章句之弊也。思而不學則殆。心學之弊也。知此則朱陸門人。無事相譏矣。

吳草廬云。三十前好用工。此追悔少年虛度之言。凡人道念多在中年以後。然而精力漸衰。不及少年之果銳。故立志不可不早。非謂暮年可寬也。

士大夫講學。只是隨事省察。隨人指點。若自標門戶。自立黨羽。附之者愈多。則嫉之者益甚。姚江之謗。至于掩功。東林復社之禍。與國俱盡。嗚呼。豈盡小人之過哉。

好勝者必敗。恃壯者易疾。漁利者害多。驚名者毀至。

纔有過舉。禍患隨至。是天愛之也。若縱其所爲。如無天道然者。後來爲禍必烈。故曰惡不積。不足以滅身。古來大儒皆簡易率真。凡好爲崖岸者。學未至也。

古人一長足錄。遂可不朽。試觀柴愚。參魯。師辟。由嘯。何嘗不是聖門高弟。瑕瑜不掩。愈見其真。今之爲誌傳者。必備極美好。人并其真者。疑之矣。

怒時光景難看。一發遂不可制。既過思之。殊亦不必。故制怒者當涵養于未怒之先。七情惟怒難制。惟慾最深。理明則無此弊。

同藝相妒。百工皆然。而士大夫爲尤甚。名將成有物敗之。亦天道然也。士君子所可恃者。惟自處于無過耳。

經爲經。史爲緯。經如醫論。史如醫案。論以明病之源。案以驗藥之效。儒者必貫串經史。方爲有用之學。其餘他書皆緩也。

論語古今至文也。多不過數語。少或數字。而蘊義無窮。當時必出自孔聖手筆。而門人哀集成書者。非他人可代也。

責人者必自恕。

只常常看得自己。有不是處。學問便有進無退。

顏子陋巷之樂。從四勿來。

顏子在聖門。最爲天資高邁。然觀所記無伐善。無施勞。不遷怒。不貳過。擇乎中庸。得一善拳拳服膺。有不善未嘗不知。知未嘗復行。諸語一味下學攻苦。并無一毫凌駕涉略之意。則後之爲學可知矣。

昔人有仕而林居者。其一閉戶。不與外事。其一邑中利害必爭焉。孰是曰皆是也。閉戶者介。爭利害者公。各成其志焉。若夫公事緘口。私事攘臂。則無爲貴士大夫矣。

處難事如理亂絲。耐心緩圖。自有入路。急則愈結。所傷必多。

皇甫謐高士傳。大概是貧而能樂者。故世無持籌之高士。無逐羶之高士。無攢眉蹙額之高士。人亦可以自考矣。

有刻寒山拾得問答一條曰。有人欺我害我。當何以待之。曰。只是忍他。讓他。多過幾年看他。愚謂末語有幸其災禍意。非有道之言。君子于小人。悲憫之而已。俟其久而自報。是假手于鬼神也。君子豈其然。老來益當奮志。志爲氣之帥。有志則氣不衰。故不覺其老。

凡弈碁與勝己者對。則日進。與不如己者對。則日退。取友之道亦然。

呂仲木楠學行篤實。師道尊嚴。如久任以祭酒。成就人才必多。故祭酒一官。不徒以多才能文章者爲之。顧端文憲成講學東林。因李道甫三才事致書都下。風波大起。尙是文人名士舉動。林居者以默爲正。孔廟從祀。以德則不配。祀徒以著述。則馬融。揚雄。有汗顏矣。必也德而有功於經學。如程朱焉。不然寧慎也。